



大宋文鑑卷第四十八

奏疏

論增置諫官

請敘用孫沔

論陳執中

請建儲

請留歐陽脩等供職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

請令皇子伴讀提舉左右人

論後宮等級

貢院乞逐路取人

進五規

蔡

蔡

范

范

趙

司馬

司馬

司馬

司馬

司馬

襄

襄

鎮

鎮

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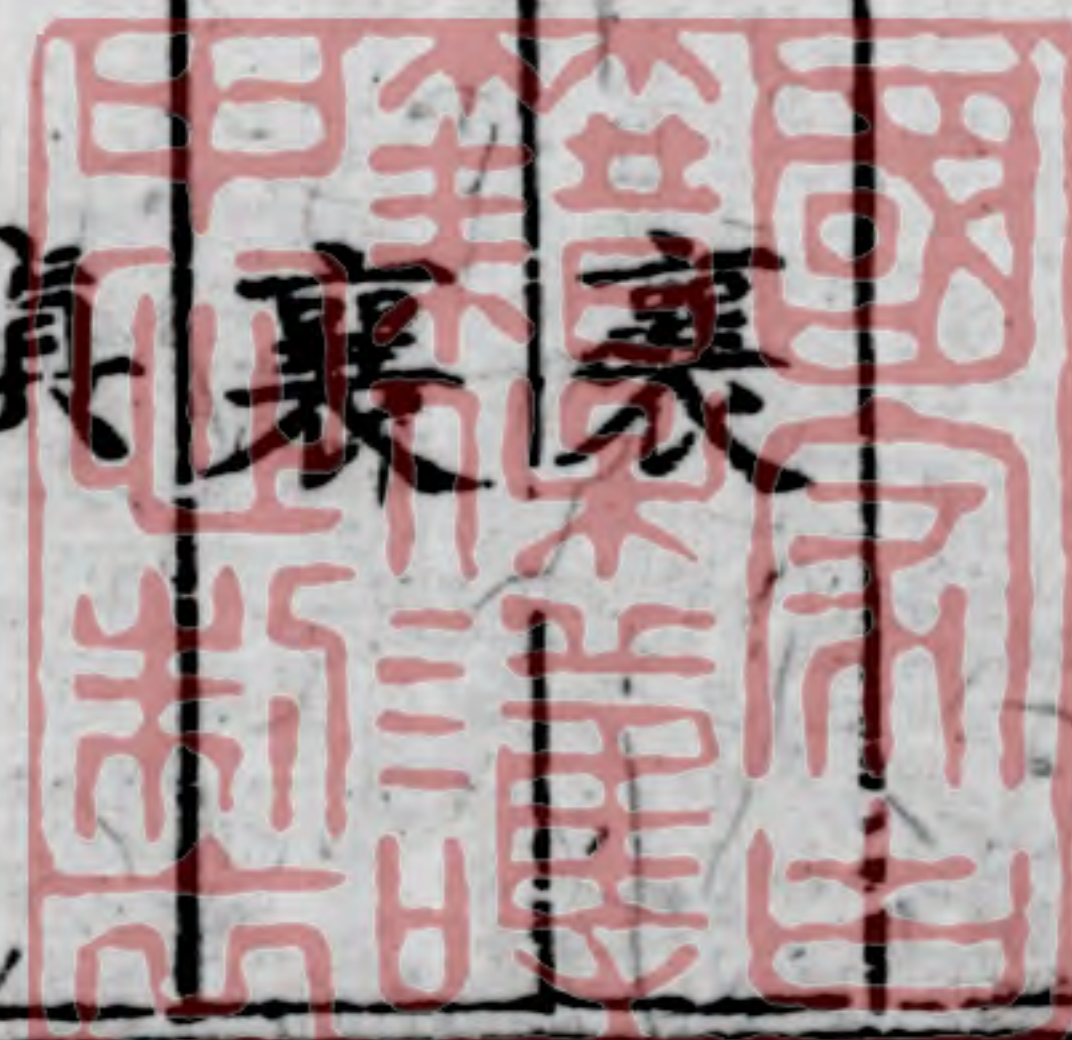
光

光

光

光

光



論增置諫官

蔡襄

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脩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持  
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  
萬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神斷擢任不疑蓋陛下深憂政教  
未舉賞罰未明群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  
官以廣言路此陛下為社稷生靈大計也臣切思任諫非難唯  
用諫之難如素靖脩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况蒙陛下獎拔之  
知必能箴關失獻明謨適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効也然邪人惡  
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  
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請為陛下陳之一曰好  
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  
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揀

如此之至况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為善  
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繁行以近名者亦幾人哉二  
曰好進前古諫臣之難者遭遇昏世上犯威嚴旁觸勢要鼎鑊居  
側斧鑕在前死且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  
人得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効陛下但久而勿遷  
使其人表忠且義雖死於是官萬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諍之  
臣蓋以司乎過舉也緣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  
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進彰  
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為諫臣事之難言者則喑而不言擇其無  
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不復再議退而曰其事我嘗言之矣此可  
謂之好名也容容默默無所耻媿踐曆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  
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為近容或不盡言人主何從而知

宋文鑑卷四十八  
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為過此可謂彰君過也臣向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今陛下出於聖慮自擢諫官必自主之若有陳述於理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亦願優假無為姦邪讒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朝廷有拒諫之失也臣亦遠言近不任兢惶激切之至

請叙用孫沔

蔡襄

伏見分司南京孫沔以罪謫臣以守官海城去京師至遠事山傳聞不得真實然觀貶降之重及有覆穢之詞皆謂孫沔知杭州日有趙氏事沔誠有之固當重責然沔之治杭州剷除蠹孽擊撻豪強令行禁止與浮屠大族日為讎敵其間雖有過當而風俗混清至今衰息自所為如是雖至愚之人必能自察沔雖闊略然老

於人事以嚴明自處而輒為不法至此使一日罷去小人共然何恃而得安全是明目而投檻牢孰肯為哉臣恐審問體量之際未得其實臣聞趙氏與父同日下審問所其父一夕而死所以道路之言皆謂榜掠以成其事古者大臣不理沈寃沔以掌副樞府待罪而已臣恐繼今以後大臣有罪不能自明由沔而始頃年儂賊寇鈇二廣近侍至多獨沔被遺瘴毒惡地干戈危處沔親當之是亦有勞矣今以累赦之餘三州檢索安能無過沔且老矣摧落之餘豈復自振然臣子之分惡名難受伏乞陛下哀憐念已用之劾察難明之咎前洗拂拭有所任用必能脩省以報陛下天地再生之施

論陳執中

范鎮

臣聞去年十二月癸感犯房上相未幾陳執中家決殺婢使議者

以為天變應此臣切謂不然執中再入為相未及二年變祖宗大樂隨朝廷典故緣葬事除宰相除翰林學士除觀察使其餘僭賞不可悉紀 陛下罷內降五六年來政事清明近日稍復奉行至有侍從臣寮之子亦求內降內臣無名超資改轉月湏數人又今天下民困政為兵多而益兵不已執中身為首相議當論執而因執循苟簡曾不建言天變之發實為此事 陛下釋此不問御史又專治六私捨大責細臣恐雖退執中未當天變乞以臣章宣示御史然後降付學士草詔使天下之人知 陛下退大臣不以其家事而以其職事後來執政不敢恤其家事而盡心於 陛下職

請建諸

伏惟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 陛下下者愛死而尸利之人也臣不為也臣不為愛死尸利而以宗廟

社稷之計獻者知諫官之任也不敢負 陛下也惟 陛下裁之臣使契丹還過河北河北人藉藉紛紛皆謂 陛下不豫時有言曰我不能管天下事也又呼大臣而戒之曰且看 太祖太宗面道路傳聞不審信然則有得有失其失謂何 陛下憂勞萬機有風露晦明之感纔一不豫而遽言不能管天下事此臣所謂陛下之言為失也其得謂何方 陛下不豫時中外皇皇莫知所為而 陛下方以 祖宗後裔為念是宗廟社稷之計慮至深且明也臣所謂 陛下之言為得也今 陛下既已平復御殿聽政是向之失者以為得也願推所謂得者而終行之行之之術非明則不審非果則不決惟審與決而宗廟社稷之計定矣方今 祖宗後裔蕃衍盛大信厚篤實伏惟 陛下拔其尤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或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人心異時誕育皇

嗣復遣還邸則景德中故事是也初周王既薨 真宗皇帝取宗  
室子養之宮中者天下之大慮也 太祖皇帝捨其子而立 太  
宗皇帝者天下之大公也宗廟社稷之至計也唐自昭肅後君臣  
之間諱言儲副事者闇君之為也伏惟 陛下觀 太祖皇帝大  
公之心考 真宗皇帝時故事而默唐昭肅以下之為斷于聖心  
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臣考之於古參之於今謀之於心書之於  
疏疏成而累月不上者太懼無益於事死今之世以累 陛下之  
明也既而自解曰 陛下方不豫時尚不忘宗廟社稷之至計今  
已平復肯忘宗廟社稷之至計而殺敢言之諫官乎必不然也臣  
所以冒萬死而無避也伏惟赦臣萬死之罪審之決之以定宗廟  
社稷之至計非獨臣蒙更生之賜乃天下之人之心也不勝區區  
之愚臣昧死再拜

請留歐陽脩等供職

趙 抃

伏以天子南面之尊左右前後須得正人賢士為之羽翼朝廷有  
大賞罰可以詢訪有大關失可以裨益有大急難可以謀議有大  
禮法可以質正竊見近日以來所謂正人賢士者紛紛引去朝廷  
柰何自剪除羽翼臣未見其能致遠也憂國之人莫不為之寒心  
如呂溱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彼黜知壽州韓絳知河陽府此  
皆衆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脩乞知蔡州賈黯乞知荆南府侍從  
之賢如脩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非他蓋傑然正色立朝既不能  
曲奉權要而乃日虞中傷皆欲拔溱襄奎絳而去耳今 陛下又  
從其請而外補之臣恐非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緩急事則 陛  
下何從而詢訪也何從而裨益也何從而謀議也何從而質正也  
所以失既多雖悔何及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謂文王

雖大聖人得居尊而安寧者蓋在朝多賢哲之士而致之然也臣  
愚伏望 陛下鑑古於今勿使脩等去職留為羽翼以自輔助則  
中外幸甚臣無任懇切納忠之至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

司馬 光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錢物休和事下  
開封府推鞠皆無事實欲乙元初巡察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  
肯交付臣等切詳 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  
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  
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懼莫敢  
為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  
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  
廉其過失賈作威福公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

則舉動語言皆見倚接臣等常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一作英材以  
為公卿百官一作大夫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厮役小人以為耳目  
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繫囹圄橫隴楚毒幸  
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必加  
懲戒臣恐此屬無復忌憚愈加恣橫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  
此豈合 祖宗之意哉伏望 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初巡察  
入下開封府推問本情或別有仇嫌或察訪鹵莽各隨其狀依法  
施行仍自今後求為定制庶可以塞欺罔之源絕侵寃之門以全  
國家至公之道

請令皇子伴讀提舉左右人

司馬 光

臣伏見 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秘閣校理孫思恭充  
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然臣聞三代令王置師

傳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成心諭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此教之所以為益也今陶等雖為皇子官屬若不日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治志意不通未嘗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已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諂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偽雖皇子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諂諛易入詐偽易感如此則雖有碩儒端士為之師傳終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

也不可得矣臣愚伏望 陛下多置皇子官屬傳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位與皇子居處燕遊講讀一作論道義聳善抑惡轉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專委伴讀官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讒巧之人誘導皇子為非禮義之事者委伴讀官糾舉施行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若皇子自有過失再三規誨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脩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踈誠天下之幸也大理評事趙彥若孝友溫良謹絜正固傳聞疆記難進易退國子監直講李寔好學有文脩身謹行祕閣校理孟恂清純愷悌終始如一此臣之所知也伏望 陛下擇此三人及廣求其比以備皇子官屬臣推心盡忠不敢存形迹僭越妄言伏俟謹譎

論後宮等級

司馬光



臣聞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前世皆擇良家  
子以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負數 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  
女在宮掖者其始入宮皆須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胥視防禁甚嚴  
近歲以來頗隳舊制內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寢多無復限  
極監勒牙人使之在置前後相繼無時楚絕致有軍營并市下俚  
婦人雜處其間不可辨職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為便臣嘗念此不  
勝憤惋令 陛下即位之初百度惟新嬪嬙之官皆闕而未備臣  
謂宜當此之時定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宮之人共為幾等等有  
幾人若未足之時且虛其負數既足之後不可更增九初入宮皆  
須幼年未適人者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  
宮傳之子孫為萬世法此誠治亂之本禍福之原不可以為細事  
而忽之取進止

貢院乞逐路取人

司馬光

准中書批送下知封州柳材奏欲乞今後南省考試進士將開封  
國學錄聽舉人試卷來同糊名其諸道州府舉人試卷各以逐路  
糊名委封彌官於試卷上題以在京逐路字用印送考試官其南  
省所放合格進士乞於在京逐路以分數裁定取人所貴國家科  
第均及中外如允所請乞下兩制詳定者當院今將簿籍勘會近  
歲三次科場比較在京及諸路舉人得失多少之數顯然不均蓋  
以今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上即  
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來自工使僻  
遠孤陋之人與之為敵混同封彌考校長短勢不相侔孔子曰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才不可誣也  
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為率或以德行材能隨其所長

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為詩賦論策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為詩賦論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學士皆棄背鄉里違去三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其間亦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敢於鄉里請解者往往私置監牒妄冒戶貫於京師取解自間歲開科場以來遠方舉人或憚於往還只在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家雖重為科禁率至於不用蔭贖冒犯之人歲歲滋多所以然者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之常情誰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設美官厚利進取之塗以誘人於前而以於法空文禁之於後是猶決淇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國家設賢能之科以待四方之士豈可使

京師作妄之人獨行取之今來柳材起請科場事件若依而行之委得中外均平事理允當可使孤遠者有望榮進僥倖者各思還本矣難者必曰國家比設封彌謄錄以盡至公其諸路舉人所以及第少於在京者自以文藝踈拙長短相形理宜黜退今若於封彌試卷上題在京逐路字號必慮試官挾私者因此得以用情是大不然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彌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形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有益公家之用者蓋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邪凡試官挾私者不過徇其親知鄉黨今雖題逐路字號若試官欲徇親知則一路之人共聚一處不知何者為其親知若欲徇一鄉黨則一路之中所舉自

有分數豈可偏於本路剝取一人以此言之雖題逐路字號試官亦無所容其私也若朝廷尚以為有所嫌疑即乞令封彌將國子監開封府及十八路臨時各定一字為偏傍立號假若國子監盡用乾字開封府盡用坤字京東路盡用離字京西路盡用坎字偏傍其餘路分並依此例委知貢舉官於逐號之中考校文理善惡各隨其所長短每十人中取一人奏名不滿十人者六人以上五人以下更不取人其親戚舉人別試者緣人數至少更不分別立號只依舊條混同封彌分數取人其合該奏名者更不入南省奏名數內如允所奏乞降指揮下貢院遵守施行者

進五規狀

司馬 光

右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

以煩浼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只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 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謹故作保業降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為功頹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為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因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慙陋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 陛下以萬機之餘游豫之間垂精留神持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謹具狀奏聞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誓願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力相偶者則為二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群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疆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知泰山不可搖也於是有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溷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操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疆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多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僭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

為天下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為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偽凡十有四年復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尤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也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作難群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為六七聚為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也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威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囊以為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為君臣實為讎敵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綱頽絕五常殄滅壞璽未煖處官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振之躬擐

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為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勲未集 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泯而為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為先人所營若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况於承祖宗盛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禹世可不重哉可不審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水臣願 陛下夙興夜寐兢 業 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乘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它如守臣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為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疆其棟梁原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歌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頽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

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以隳之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其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為已迺頓足托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也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裨販之人猷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絺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飢寒者雖與之俱為

編戶貧富必不侔矣况為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安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有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脩教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鷓鴣所以固其室也賢雋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御或一方饑饉餓莩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寤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入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王舉萬壽之觴於上群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不晏然自以為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以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為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

安可數持哉 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飢饉  
荐臻則將帥可任者為誰牧守可倚者為誰雖存千里之外使之  
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  
也若侍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  
有大於是者 陛下亦嘗留心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  
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  
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為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急為利至  
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  
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禘譽以待  
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計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  
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有為十年之規况萬世之慮乎自非 陛  
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

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為天下方  
病大瘡又若踰鑿又類辟且病非 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  
富實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夫今不治  
必為痼疾 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它奇巧也  
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  
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為言微也言當  
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  
火之微也勺水何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  
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  
於木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

初六於律為林鍾於曆為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  
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為人君者當絕惡於未  
形社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  
萬天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哀公曰昧爽風興正其衣冠平旦視  
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士之端君以此思憂可知矣 太宗皇  
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  
使 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為之是官官執政  
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它官不足以賞之 太宗怒功責  
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  
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循門  
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脩廣  
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祭器紊亂而雕績文物脩飾

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群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  
右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渾殺而鈎狡簿書訪  
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寃詰不理而拘泥微文糾  
摛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  
決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勘檢出身比  
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棄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  
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  
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未在  
譬猶膠版為舟博士為楫敗布為帆朽索為維畫以丹青衣以文  
綉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  
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 陛下撥去浮文悉<sup>敦</sup>本實選任  
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安保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辭心



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  
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  
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  
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之聲眩耀愚  
俗之耳目哉

大宋文鑑卷第四十

大宋文鑑卷第四十九

奏疏

論治身治國所先

司馬光

論階級

司馬光

論北邊事宜

司馬光

應詔論體要

司馬光

論治身治國所先

司馬光

臣伏觀 皇太后手書已罷聽政 陛下欽承慈旨獨斷萬機臣

聞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

里 陛下雖踐祚暮年於國家大政猶多所謙抑雖時有處分皆

尊式小事非天下所望於 陛下者也鼎時外間議者曰 陛下

聖體未安倦於聽覽及知聖體已安又曰 陛下上畏 皇太后

之嚴欲盡人子之禮避專命之謙韜緼聰明未敢施設今皇太后舉國家大柄盡付之陛下則議者無復可言唯拭目傾耳以瞻望聖政而已矣陛下當此之際治身治國舉措云為不可不謹昔湯未見嚮塗而泣謂其可以左可右所差甚微所失甚大也人主即政之初亦榮辱安危之嚮塗也故臣願陛下留聖心焉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恭其親而恭他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絕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為比今登遐之後骨內至親獨育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日夜盡心竭力共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歸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既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

小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關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者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剽探動靜拾綴語言外如效忠內實求媚以相離間者臣願陛下逆拒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群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為陛下在外朝之時形賞黜陟之政當自聖心決之至禁庭之內取捨賜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稟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宮勿有所專如此則內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欣於上臣民頌詠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供疑加以讒邪妄興離間萬一有絲毫闕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内生疾疢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洪

軼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任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 陛下奮發宮邸入暮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即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入君之要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形罰者天下之形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形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已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今以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智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迹雜選並進臣願 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讎勿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為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察也有懷

姦亂禁為衆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為善者勸為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祉櫻求安不然 陛下若專居深宮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過目前不為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共貫不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諫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隳紊群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先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陛下審思而力行之詩云亶亶文王令聞不已 陛下誠能行此二者則盛德美譽 滂沛洋溢近者傳頌遠者褒嘆不過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達於四夷後日之政如順風吹毛乘高決水可以不勞而成功矣取進止

論階級

司馬光

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者上下之分是也唐自肅代以降  
務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鎮跋扈威侮朝廷士卒驕橫侵逼主帥上  
陵下替無復綱紀以至五代天下大亂運祚迫蹙生民塗炭 祖  
宗受天景命聖德聰明知天下之亂生於無禮也乃立軍前之制  
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違犯罪至於死於是上至都指  
揮使下至押官長行等襄相承粲然有叙若身之使臂上之使指  
莫敢不從故能東征西伐削平海內為子孫建久大之業至今百  
有餘年天下太平者皆由此道也近歲以來中外主兵臣僚往往  
不識大體好施小惠以盜虛名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寬貸是致  
軍挾大率不敢鈐束長行其言悅色曲加煦嫗以至懦怯兵官亦  
為此態遂使行伍之間驟恐悖慢寢不可制上畏其下尊制於卑  
所謂下陵上替者無過於此臣聞聖王刑期於無刑今寬貸犯階

級之人明活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之風則聽  
乃億兆人之命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旨申明階級之法皮勳  
中外主兵臣僚今一遵 祖宗之制如敢有敢行寬貸曲收衆心  
者嚴加罪罰以之其餘庶賤綱紀復振基緒永安

論北邊事宜

司馬光

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應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竊  
見國家聽以御戎狄之道以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  
與之計校未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  
能誅誅是使戎狄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樂為背叛近  
者西戎之過生於高瓦北狄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有  
嘗籍尤以二人所為為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是以邊鄙武臣  
皆銳意生事或以開墾荒棄之地十數里為功勞或以殺略考弱

之虜三五人為勇敢朝廷輒稱其才能言加擢用既而虜心忿恨  
遂來報復屠剪熟戶欽契邊良所良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  
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貴責如  
此而望戎狄賓服之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  
愚竊惟 貞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為兄弟 仁宗皇帝赦趙元昊  
背叛之罪冊為國主歲輸百萬之財分遺二虜豈樂此而為之哉  
誠以屈已之愧小愛民之仁大故也今 陛下嗣已成之業守既  
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小忿不思灌瓜之大計使邊鄙  
之患紛紛不息臣竊為 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  
捕魚及於白溝之南剪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  
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為不材別選州將以代之臣恐  
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為戒而以趙滋為法妄殺虜民則戰鬪之端

往來無窮夫况今民力彫弊倉庫虛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練憂國  
既有憤怨屢來侵寇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未  
易支也伏望 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  
如魚瓶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  
約不可輕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雖朝遣使  
臣至其王庭與之辨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  
才增脩德政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穹  
廬於幕北復漢唐之士宇與其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哉

應詔論體要

司馬 光

臣准御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勅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耻  
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  
言乃或私議切歎若以其責為不在已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為當

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昌而發者也今百度隳弛風俗偷惰薄惡  
裁異譴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刑制改法採弊除患之時  
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  
奏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道之而弗言爾為不恭朕  
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臣以驚下之林自  
仁宗皇帝時蒙懼在時從服事三朝恩隆德厚隕身喪元不足  
為報雖訪問所不及猶將披肝瀝膽以効其區區之忠况聖意采  
納之勤督責之嚴諄諄如此臣敢營私避怨匿情愛已不為  
陛下別白當今之切務廢幾少補萬分之一邪臣聞為政有體治事  
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為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  
為政有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綱  
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又云愷悌君子四方之綱

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  
方伯州牧率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序若身之使臂臂  
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為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  
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  
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  
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  
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  
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  
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  
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祗其可  
祗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

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  
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  
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為多所察之事不為煩此  
治事之要也臣竊見 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  
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閑省閱天下奏事群臣章疏建至昏  
夜又御灼火研味經史博群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日  
昃不暇食臣以為不能及也然自踐阼以來牧教求治於今年三  
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 祖宗創業垂統為後世  
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  
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叙此所謂綱紀者  
也今 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  
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施廢而萬事所

以隳頽者也而 陛下方用為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  
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  
其餘 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  
穀出入幾何平曰 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  
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  
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  
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  
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 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  
私之人以為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  
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偽不能掩貪安民勿擾使之  
自富處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  
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置

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  
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為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  
於上百姓愁困於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  
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  
下者為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  
使不屬群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  
恣而在上者為無所用矣 陛下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  
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為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  
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知縣在一州者當委知  
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  
集可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  
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

之自為方略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寧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勞  
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為愈  
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臨時詢采於人所  
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  
是非為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辦也是以往  
往害事而少能為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  
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人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舉精粗詳畧其  
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  
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  
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  
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已出則媚嫉沮壞  
推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嘗五六皆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



彼之日當其職之人已快快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追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為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為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暫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為姦惡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惑為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察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廢豈有但已者已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興無所廢是只使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以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

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為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繼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為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為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營務其遠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為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為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

卿所薦舉汝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已者耶  
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切以為過矣夫公卿所薦舉汝伯所糾劾  
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  
不敢大為欺剛若姦臣密白 陛下令 陛下自為聖意以行之  
則威福集於私門而怨謗歸於 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 陛  
下耶且 陛下勅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羨官邊  
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  
當除授之際切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猥之人 陛  
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  
之柄果不在 陛下而 陛下偶未思也以此觀之面舉一陛下  
聰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 陛

下必欲威福在已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  
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比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  
朝使各言其志 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能復  
棄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 陛下清心平慮  
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  
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 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已耶 陛  
下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群居  
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群臣百姓勢均力敵不  
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苟不為決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  
同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凡  
用一人必或以為賢或以為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  
恠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

厚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王重之故博謀群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之謀而不知斷則群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為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爾言是爭如彼等室于道謀是用不濟于成此言周室之臣不知先王之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心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群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群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

群臣有向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相擠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行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無傷垂死情無可愆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輕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事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為巧設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勅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機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

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 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為一事為二事謀為所因不為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事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拘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耶若此之類臣切恐其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切歎而莫敢明言者臣以獨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為 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臣先昧死再拜以聞

第四十九

大宋文鑑卷第五十

奏疏

應詔言朝政闕失

司馬光

論錢穀宜歸一

司馬光

請罷韓琦等轉官

呂誨

請諸路安撫舉辟士人

呂誨

論選部

呂誨

論王安石

呂誨

應詔言朝政闕失

司馬光

臣准西京牒准三月三十日詔勅朕涉道日淺曠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暵為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間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奠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

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回震悸寧求惟其各未知攸出意者朕  
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清歟賦歛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  
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不効也應中外  
文武臣寮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  
理三事大夫務悉心交徹成朕志焉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  
湯以六事自責今 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為異世同符凡詔  
書所言皆即日之深患 陛下既已知之群臣夫復何云曾子曰  
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陛下誠知其如是復  
能斷志無疑不為左右所移則安知今日之灾沴不如太成之桑  
穀太宗之雉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為宗廟生民之福乎  
然自詔下以來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之急務生民之疾  
若力為 陛下別白言之者乎蓋必有之矣而臣未得聞也切不

自揆伏念父子受國厚恩備位侍從擲在朝廷屢以狂瞽塵凜聖  
聰間以衰疾自求閑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四年於茲矣幸遇  
陛下發不世之詔問以朝政闕失斯實千載一時古人雖在畎畝  
尤不忘君况居位食祿者乎是以不敢畏當塗避衆怒愛微軀保  
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塞嘿不言也切觀 陛下英春之性希  
世以倫即位以來銳精求治耻為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  
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  
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斥退重衣拱手聽其所為推心置腹人莫  
能間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亮始不及也執政者  
亦悉心竭力以副 陛下之欲耻為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  
周公自任是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洽嘉瑞胥至乃其効  
也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矣具之

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 陛下者未得其  
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已而惡人異已也 陛下  
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衆共之  
捨長取短以求盡善而獨任已意惡人攻難群臣有與之同者則  
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情誰肯棄福而取禍去榮而  
就辱於是天下之士躁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爭勸 陛下益加委  
信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絕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  
來中外執事權者皆以屬矣其懷忠直守廉耻者皆擯斥廢棄或  
罹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  
縱大臣之專恣此 陛下所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  
所親愛之人或小有違忤即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尤者  
然後為之如是則政事之愆謬群臣之姦詐下民之疾若遠方之

冤抑 陛下何從得聞見之乎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  
所親愛之人皆先稟其意指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  
其筆端升黜由其唇吻彼州縣之吏承顏奉順之不膽何暇與之  
講利害立同異哉及其入奏疏云州縣守宰咸以為便經久可行  
陛下但見其文奏粲然可觀以謂法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  
外之所為哉更增為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事改張使畫一  
法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故則無功出奇  
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惠又令 陛下督責所  
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為苛刻奉行新法立行停替  
或未熟新法論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徒罪者同而重於犯  
法罪者州縣之吏唯奉行文書赦免罪矣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  
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

告提誅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主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  
于衆捨已從人舜戒群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所  
以為帝主稱首者也聞秦惡聞其過殺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  
其禍敗行道之人皆知而已獨不知此所以為萬世戒者也子產  
相鄭鄭人哢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請毀之子產曰何為夫人朝  
夕退而哢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  
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哉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  
豈不遽止然尤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  
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可今之執政乎齊景公謂梁丘據曰惟  
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和如和羹焉水火醢  
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天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  
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

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  
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謂所否據亦曰否以水  
濟水誰能食之今朝廷之臣對楊摅沃亦有異於梁丘據者乎衛  
君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  
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况  
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已聞莫甚焉不度理  
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聞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若  
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  
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  
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  
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行新法群下同  
聲賢之有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視屋竊歎

而不敢言庶人飢寒憔悴歎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 陛下所  
謂忠謀讜言齎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讜退伏  
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樂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難  
矣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有負  
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歛下戶之錢以養浮良  
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  
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  
信狂狻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  
為 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  
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為也凡此六者之為害  
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 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曰舉新法  
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心附會執政盜貴富耳一

且 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以言亦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叙  
利害以煩聖聰但願 陛下勿詢阿諛之黨勿詢權臣之意斷志  
罷之必有能為 陛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尤  
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  
縣官之所鑄民不得而私為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  
少矣富商大賈藏鏹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者不過占田積穀稍  
多室屋脩完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也其貧者  
藍縷不蔽形糟糠不充腹春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為人耕種資采  
拾以為生亦有未嘗識錢者矣是以古之用民者各固其所有而  
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及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  
故曰居易譏之曰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  
有司為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唯錢



是求農民值豐歲賤難其所收之穀以輸官此常歲之價或三分  
減二於斛斛之數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值凶年無穀可難  
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  
則家家賣牛無田可售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  
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為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  
農民尤被其患農者天下之本農既失業餘民安所取食哉今貨  
益重物益輕年雖饑穀不甚貴而民倍因為國計者豈可不思  
其故哉此皆斂錢之咎也北盡塞表東彼海涯南踰江淮西及邛  
蜀自去歲秋冬絕少雨雪井泉溪澗往往涸竭二麥無收民已絕  
望孟夏過半秋種未入中戶以下大抵乏食采木實草根以延朝  
夕若又如是數月將如何哉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  
役錢不敢少緩鞭笞縲紲唯恐不迨婦子皇皇如在湯火之中號

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為窮則喙獸窮則攫民窮困已極而無人  
救恤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為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  
所在嘯聚連群結黨日滋月蔓彌漫山澤蹈藉城邑州縣不能禁  
官軍不能討當是時方議除去新法將奚益哉綠林赤眉黃巾黑  
山之徒自何而有皆疲於賦斂復值饑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乃  
宗廟社稷之憂而廟堂之上方晏然自得以為太平之業八九已  
成此臣所為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黜而不  
能者也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言過而能改雖悔不  
大也其上九曰迷復凶有災青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  
于十年不克征言迷而不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也昔秦穆  
公敗於殽作秦誓曰唯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唯今之謀人姑  
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蓋悔棄老成之遠

慮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其終雪前耻疆霸  
西戎漢武帝征伐四夷中國虛耗賊盜群起又喪貳師之軍乃下  
哀痛之詔曰迺者以縛馬書徧示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議即  
為文學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公車方士太史太卜皆以  
誤國事有悔手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天下復安自國家  
行新法以來天下之心折口禱惟冀 陛下之覺寤而極救其  
失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于今及今改之猶  
可救也過是則民力殫竭一旦倏然離散乃始勞心安集肯不難  
哉竊觀 陛下詔書畏天災深自咎責丁寧懇切或有所改為也  
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變更是由臨鼎哀魚之爛而益新  
不已將何補哉 陛下誠能垂日月之明奪乾剛之斷放遠何諛

勿使壅蔽自擇忠讜為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從已出詔天下  
青苗錢勿復散其見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官本分作數年催納  
更不收息其免役錢除放差役並依舊法罷市易務其所賣物元  
買價出賣所欠官錢亦除利催本罷拓土闢境之兵先阜安中國  
然後征伐四夷罷保甲教閱使服田力穡所興脩水利委州縣相  
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謹呼上下感悅和氣薰蒸  
雨必霑洽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者皆緣新法以得富貴若  
陛下以為非而捨之彼如魚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願 陛  
下勿問之也臣切聞 陛下以旱暵之故避殿撤膳其焦勞至矣  
而民終不預其澤不若罷此六者立有溥博之德及於四海也又  
聞京師近雖獲雨而畿甸之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為家無有  
遠近皆 陛下之赤子願 陛下雖徇群臣之請御正殿復常膳

尤應兢兢業業夏勞四方不遽自寬以為無復災也又諸州縣奏  
兩往往止欲解 陛下之焦勞一寸云三寸三寸則云一尺多不  
以其實不可不察也又聞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則倚闥其間官  
吏不仁者至有抑遏百姓止放四分以下稅此尤可罪者也臣在  
冗散之地若朝政小小得失臣固不敢預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  
法如此將為朝廷深憂而 陛下曾不知之又今年以來臣衰疾  
寔增恐萬一益先朝露齋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黃泉是以冒  
死一為 陛下言之儻 陛下尤棄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  
敢復言矣干冒宸袞臣無任懇切惶懼之至

論錢穀宜歸一

呂誨

臣切以洪範八政食貨為先故古者國用必使冢宰制之 祖宗  
之制天下錢穀自非常平倉隸司農寺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

一勺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  
量入為出詳度利害變通去度分畫移用取彼有餘濟彼不足指  
揮有司轉運使諸州諸如臂使指朝廷常選健吏精於理財者為  
司官如陳恕林特李叅之類皆稱職有石者也其餘非通曉錢穀  
者亦罕得叨居其任理資序受厚俸而已故能倉庫充溢用度有  
餘民不匱乏邦家義安自改官制以來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  
司及九寺三監各令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大曹及  
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之財賦既不相統攝帳籍不盡申戶部  
不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五曹各得符不敢物有司得符不敢不  
應副少割不能制戶部既不能知天下錢穀出納見在之數無由  
量入為出五曹及內百司各自建白理財之法中奏施行戶部不  
得一關預無由盡公共利害今之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也

左曹隸尚書石曹不隸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為二視被有餘視此  
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無專主之者誰為  
國家公共愛惜通融措置者乎譬人家有財必使一人專主管支  
用使數人主之各務已分所有多互相侵奪又人人得取用之財  
有增益者乎故利權不一雖使天下財如江海亦有時而竭况民  
力及山澤所出有限劑乎此臣所以日夜為國家深憂者也今縱  
未能大有更張欲乞且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則分職而治其  
右曹所掌錢物尚書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隸使  
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  
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直支應掌錢物諸  
司不見戶部符不得應副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  
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若以如此戶部事多官少難以

以集即乞減戶部冗末事務付閑曹比司無領而通隸戶部如此  
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幾可理矣

請罷韓琦等傳官

呂誨

臣伏觀宰臣韓琦等轉官制辭皆賞先議建儲之功於體似未為  
便宜儲貳者國家之根本根本末立大臣不言誰其言之蓋其職  
爾豈得為功言之者是公於天下而賞之者私於已也且漢史載  
文帝豫建太子但云有司所請不顯其人訖景帝世不聞賞建言  
者誠有旨哉自至和而後先帝服藥文武官請建儲副者無慮百  
十人可盡錄其功賞之耶夫歲賞定策之功今日賞建儲之議恩  
寵便蕃乃前世未聞之事也大庭宣揚是以爵祿誘人妄者因事  
以言必思後福其可得乎 陛下自幼鞠育宮中乃 先帝之意  
大命所屬保護者 皇太后之功也群臣何力之有借使臣下不

言曆數何所歸乎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古人蓋之琦等豈無是思  
臣所以願 陛下不賞者為國家無窮之計唯聖智察焉

請諸路安撫舉辟士人

呂

誨

臣切以本朝取士之路最廣入流之人寔繁常患遺才以求得術  
非養之有素試之以事誠不可也如前朝藩鎮延辟士人既閱其  
實使之漸進庶幾得其用也臣祈乞今後藩鎮帶安撫使處許於  
本路舉入內選有行實曾得文解者歲辟一人權本州司士參軍  
且令差使觀其能效可以遠用候滿三考保薦聞上或賜以本科  
出身然後隨其器使必能適用與夫科場較藝取其一日之長其  
效遠矣朝廷又而行之士皆脩飭風俗才無遺矣

論選部

呂

誨

臣聞漢世諸侯自得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傳相大官則漢置之群

吏胥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魏晉而降始歸吏部蓋所以尊五朝  
而削郡國之權也甄陶流品因襲于今以天下之廣民政之本委  
牧守自擇賢良而佐之猶慮不得其人而况專於一司乎矧用刀  
筆以量才按簿書而責實限歲月以替課待賢愚於一塗將使官  
無疾曠民歸治理其可得也而又吏有定負入流之人無限官隨  
歲積銓衡日紊不得救僊以登原其郡吏胥郵從事及縣之司籍  
丞簿尉當令牧守舉辟乃任命吏部謹其簿籍俟考秩當遷則替  
之以課最尚之以廉節訪之以時務較之以書判審此四實第為  
五等三之上聞于朝當為進任四之下俾其叙進降此則覆退及  
三載聽叙前職如是州郡得人生民受賜雖權重於牧守而命出  
於朝廷亦不減吏部銓覈之要矣

論王安石

呂

誨

臣切以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口捨繫時之休否也至如以正  
卯之才言偽而辨行偽而堅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宣父聖明孰  
能去之唐盧杞天下謂之姦邪惟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  
人之難堯舜其尤病諸 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就知江寧府  
未幾召為學士搢紳皆慶 陛下不之明擢有文之得以適其用也  
反進二台席僉論未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重輕也古人曰朝  
堂之上非草茅所當言正謂是也臣伏觀參知政事王安石外示  
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衆所共知者臣略疏十事  
皆目覩之實迹冀上寤於宸監一言近詔萬死無避安石向在嘉  
祐中判糾察刑獄司因開封府爭鶴鷄公事舉駁不當御史臺累  
移文催促謝恩佞傲不恭相次 仁宗皇帝上僊未幾安石丁憂  
其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疾堅卧累詔不起終 英宗朝不臣詭如

有疾 陛下即位亦合赴闕一見稍存人臣之禮及就除江寧府  
於私安便然後從命慢上無禮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  
遜避不已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 先帝臨朝則有  
山林獨徃之思 陛下即位乃有金鑿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若  
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  
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負執經在前乃進設非傳道也  
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真不  
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况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  
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  
留身進設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沮論是則掠美於己非  
則欽怨於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舉駁多不中理  
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為主

張妻謀殺夫用按問欲舉減等科罪執情壞法以報私怨兩制定奪但聞明附二府看詳亦皆畏避徇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第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罹中傷小惠必報纖仇必復及君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鬻希進奔走門下唯恐其後背公死黨今已盛矣怙勢招擢其事六也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遂近臣補外皆不附已者妄言盡出聖衷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勅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然今政府同列依違宰臣避忌遂專恣而何施不可專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對御座之前唯肆強辯向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遂致誼譁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勁之人務守大軀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

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憚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任性凌轢同列其事八也 陛下於稽法唐堯敷睦九族奉親愛弟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于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聰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朋姦之迹甚明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兼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人者勾當八人者巡行諸路雖名之曰商摧財利其實動搖於天下也臣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黷高明誠恐 陛下悅其才下久而倚毗情偽不得知邪正無復下大奸得路則賢者漸去亂繇是生臣究安下之迹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切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 陛下圖治之宜

當稽于衆方天災屢見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  
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橫禍期感動於聰  
明庶判別於真偽况 陛下志在剛決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  
後知臣言之中不然詆訐大臣之罪不敢苟追孤危若寄職分難  
安當復露章請避怨敵

大宋文鑑卷之五十

大宋文鑑卷第五十一

奏疏

論治本

請罷不管兵節使公用

論詔獄

論本廟百年無事

論孫覺令吏人寫章疏

請令文武致仕官依外官給俸錢

論城否人物宜謹密

請廣收人才

論季定言程顥顧臨不當

論治

孫 沔

孫 沔

吳 育

王 安石

王 安石

呂 公著

呂 公著

呂 公著

呂 公著

孫 沔



臣聞虞舜治家而納麓姬文刑寡而御邦周南歌關雎之德仲尼刪詩著為三百篇之首魯史先經以紀元妃立明直書為十二公之始易以風自火出為家人之象言號令之行于外由中正而明于內非嚴火風之威則難以正于家矣禮云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王政之本基乎此矣是知先聖懼昵情之為患而立教於將來者也恭以

皇帝陛下仁深溥博明達照臨好善無厭從諫弗拂紹三朝之謨訓躬萬機之憂勤旰食在治將二十年雖古之聖帝明王致志行事無以過也今朝帶無專權之臣上無失道之事然而陰陽未和災變未息法令不行恩威不著者豈治內之道有所未至歟臣不欲迂闊引喻前古願以聞見五事而陳之而以言獲罪臣之職也伏以中宮正位德配至尊主陰洽教為天下母三妃九嬪世婦御

妾上下分統無有僭差百世不易之論也伏自景祐已來三黜寵姬聞兩犯宸衷蓋所起幽微不勝恩遇身責則性悻福極則忠生遐屏蹤跡踰僭如舊苟不逮於嚴制竊恐漸於厲階昨見上元嘉節內庭出遊羨人才人無不隨從飛蓋蔽景流車激雙各崇華樹分道爭行衆目共覲與后為並此非所以視外而垂範者也臣乞今後貴品嬪御等並令脩備禮節戒約奢侈常隨皇后出入不得各排儀位輒自矜選乞選擇端嚴近上夫人一兩貧立為宮師以佐內職則所冀上下有別而中外不敢惑矣竊以宮政之設內職是先尚書侍御司記典言一有二十則為大備故先朝之數侍史不過五百人俸給止千五十貫皆有紀律不甚奢盈今聞十倍增人已踰三千十倍添俸或至二十萬私身養文數復過之百司供億按簿可知一歲之中所用何極非所以示節儉也臣乞

取索宮中諸院宮人及私身養女都大數目呈取進止若非遊幸之所宜令檢勘合用人量留外並放歸本家任從其便而請給之數見在者宜節減其半此所以消幽曠之氣而省財廩之費也竊以內侍之職最為親近宣傳國命出納王言常<sup>數</sup>抑制尚或騰凌今遷秩不喻<sup>半</sup>賞賜無虛日甲第連坊名園接畛王帛盈於後房絲竹聞於別院官尊祿厚職重貪多若不立之儀式必恐亢於寵榮臣欲乞御藥依舊只用二員御帶扣班都知並乞選擇謹重公嚴勤慎舊有心力者充三年一遷官不許非次改轉未有嗣者令養一子則內無久貴之人下有進身之路亦一代之永制也切以勾陳九重華蓋萬乘垣直太紫庭儼雲龍非深嚴不為尊非禁戒不為備闌入則抵罪語至則伏誅使內言不出於闈外言不入於闈所以防未然而限中外也 今上之起君言語衆無不知惟諸

宴遊外無不傳內降斜封坦夷若道免刑要賞響應如神皆由左右之人出入為地迺臣頗邪能伺動靜迎合巧中率用期道若不早辨以防微竊恐長奸而忽變臣欲乞應合入內及聽喚中人並用五十已上五十已下者諸宮院子須限七十已下上下分定番次上下不得參雜出入仍令內東門司專切點檢其暗祇候排優人及公主院檐子官各放歸本營所有內道場乞今後斷絕此則肅靜於宸庭足以輝光於史牒竊以王者所須歲終不會蓋天下之財 天子用之有司不得而吝也其或出納不謹支費不節豈可容奸不詰其弊今御寶憑由司東門劄子取諸庫犀玉金銀錢帛一歲僅三百餘萬貫但有入內之名不知所用之處此數既多不可悉記昨聞胥吏偽取庫金三十兩抵法况御寶是中禁所掌外何計而詎得之竊恐前後用此非一吏也乞差不干礙公幹有心

力臣察置司將寶元後來繫御寶憑由及內東門劄子取左藏庫等金銀犀玉錢帛大數對帳簿及謝恩表狀造作文曆并內藏諸庫亦自寶元後來內中支使金寶錢帛都數逐件磨勘即見無涯費用積久欺弊仍乞今後諸宮閣凡有取索出到憑由劄子先下內侍省都知入內復奏然後置簿批上番換通簽正牒下諸庫截方得即官支物不得直行取索或更別設關防節減用度亦經義之利也此五事者實政教之本源昇平之基構也中宮正則內之制行于六宮而寵嬖不犯於上矣宮禁嚴則中閭之事絕于無口而朋黨不生于外矣宮人不減則用度不給怨曠以感陰陽之沴矣內侍不禁則威柄不一引進以來邪佞之類矣御寶不嚴財貨不計則盜詐公取而無慮矣噫恩能削威昵可消正其言令色遂干志先意希旨會其事仁愛浸深忍情難決非至聖至明不可

免也伏望 皇帝陛下遊神清淨敏德太學養中和之性節嗜慾之情使氣志如神威儀可畏鄧日月之輝發雷霆之斷柔媚不干于聰明愛倖盡汰于道義則何患天下之不治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易曰揚于王庭剛決柔也傳曰張也慾焉得剛非用天下之剛健中正則於斷也難矣今吳賊侵軼西鄙攻守臣未敢進一策者蓋儒者不知兵不可預言也若夫臣盡心諸將用命恐未為大患也夫手足之疾侵於皮膚積為瘡痍發于指掌未有所損也心腹之疾迫於膏肓擁為癰疽潰于頭目不可卒救也此五事措置得宜則無窮之福此五事因循弗舉恐為不測之患履霜至于堅冰燃火在於積薪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惟斷之在不疑行之恐不及動無失機間不容髮則百世之利萬方之幸皆 陛下家事非人臣所得及也至於政教之綱紀未舉輔相之心德未同朋黨之

邪正未分著位之林愚未辨進賢難於起死去倣過於拔山法令  
撓於親恩賞及於濫豈不謂根繫於內而斤斧不施者乎若聖人  
一慮及此則庶事自正其條例悉數之名俟聰明聽然其說異日  
為 陛下言之也臣素非博識惟盡愚誠不歷詆於群公不專攻  
於上德但慮切直速怒貴權不能保身貽憂老母則於事君之心  
無所愧矣伏望風夜之餘再賜詳覽無使臣言為空言則死生幸  
甚于犯威顏并俟誅竄無任激切待罪之至

請罷不管兵節使公用

孫 沔

臣切見正刺史已上至防團節度使使相皆有隨使公用錢多或  
至一萬貫蓋 先朝以諸道用兵之際恩假武臣俸之足用犒設  
軍負招延賓客任其支費不問出入欲使將帥豐財聚人之術也  
自太平四十年因循成例給賜不追或罷權出鎮或養疾閑地至

於老死未聞退辭軍負賓客不復延設雖稱公錢並為已有與之  
既不知恩取之豈敢生怨若朝廷以為小事恐傷大體臣願引即  
借三事以為之比乞 陛下聰明詳之則知罷無損矣今范仲淹  
孤寒出身忠誠報國統兵邊鄙終歲勤苦未嘗有臣寮乞賜與千  
百緡令助清貧之節一也劉渙仗義入夷狄去不顧妻子非慷慨  
感於君親豈能身奮死地亦未嘗有臣寮乞賜與千百緡令資其  
家二也田況召自江外受命陝西委參使幕合得賜齎一二百貫  
此亦微事須合自陳况既取言賜以弗及三也蓋以國家關用多  
方節則惟守舊例不求損益有例者雖枉費於萬金不為惜無例  
者雖可賞亦不知卹例之為弊一至於此豈宜執而不革者也伏  
望斷自宸衷勿容橫儀所有刺史至使相非統兵及任陝西河北  
者並乞罷盡隨使公用錢令支綴與管內臣寮此足使武夫悍卒

知聖人憂邊之深意也所有皇親乞從特恩以表異禮

論詔獄

吳育

先王凝旒黠纒不欲聞見人之過失有犯典憲即屬之有司按文  
夏斷情可矜者猶或特從寬宥如此則恩歸主上而法在有司入  
被誅殛死亦何感 祖宗以來不許刑獄司狀外求罪是以人人  
自安近傳三司判官楊儀下獄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  
萬自隨之咸共驚駭不測為何等大獄及聞案具乃七請求常事  
非有枉法賂賄又傳所斷罪名法不至此而出朝廷特旨恐非恩  
歸主上法在有司之意也且儀身預朝行職居館閣又任事省府  
使有罪雖加誅斬自有憲章苟不然也一旦至此使士大夫不勝  
其辱士民輕視其上非所以養廉取示敦厚也自古刑獄恣彰之  
時誅家威族寃枉太半大抵雷震方震人莫敢言有司以深就深

各圖自免或因而為利以希進取使君恩不得下達人情不得上  
通感傷至和災變百出 陛下為四海愛戴之主忽使道路之口  
紛紛竊議朝廷之士人人自危此臣所以深為 陛下痛惜之也  
若儀罪未斷臣不敢言今事已往且無救解之嫌止祈聖神此後  
詳審庶事毋輕置詔獄具案之上自非情涉巨蠹且從有司論讞  
不必法外重行如此足以安人心靜風俗養廉恥名和平天下之  
幸也

論本朝百年無事

王安石

臣前蒙 陛下問及 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故臣以淺  
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昃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  
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  
敢昧冒而粗有所陳伏惟 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

之情為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  
訓齊士卒外以并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  
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為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  
一以安 元元為事 太宗承之以聰武 真宗守之以謙仁以  
至 仁宗 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  
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為本末臣所親見嘗試  
為 陛下陳其一二而 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鑑於方今伏  
惟 仁宗之為君也仰受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  
誠懇終始如一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  
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以平而公賞  
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  
耳目拔舉踈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

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  
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  
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  
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功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  
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効也慕天下  
驕雄橫猾以為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  
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獨鈞考而斷盜者輒  
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  
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販一有姦慝隨  
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  
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効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  
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

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技舉踈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効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懇終始如一之効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手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料名實歷叙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點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其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縣役而未嘗特見救恤

又不為之設官以脩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教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又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嘗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踈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夷狄昌熾之特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功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懇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有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論孫覺今文人寫章疏劄子

王

安石

臣今日蒙宣諭召以孫覺今文人寫論列大臣章疏臣初亦恠其

宋文鑑卷五十一  
不能謹密但疑此朋友所當誨責非人主所當譴怒既又反復思  
准陛下以覺為可聽信故擢在諫官進賢退不肖自其職分所  
當論列雖揚言於朝以迫上心於義未為失也但令吏人書寫章  
疏誠不足以加譴怒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  
分言有漏泄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於其身若遭值明主危言  
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謹密之有乎惟有姦邪小人以柱為直懼為  
公論之所不容則唯恐其言之不密若得此輩在位陛下何所  
判乎若陛下疑覺有交黨之疑招權之姦則恐盛德之世不宜  
如此魏鄭公以為上下各存形迹則國之廢興或未可知若陛下  
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猜防則恐善人君子各顧形迹  
不敢盡其忠讜之言而效邪小人得伺人主之疑行讒慝也若  
陛下恐陳升之聞此或不自安臣亦以為不然漢高祖雄猜之主

也然鄂秋明論相國蕭何切次而高祖不疑乃更加賞亦不聞蕭  
何以此為嫌陛下聖賢高遠自漢以來令德之主皆未有能全  
及陛下者每事當以堯舜三代為法柰何心存末世徧吝之事  
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明知其賢而任之以為賢不明見  
其邪而疑之以為邪非堯舜三代之道也陛下以臣為可信故  
聖問及之臣敢不盡愚今日口對未能詳悉故謹具劄子以聞

請令文武致仕官依外任官給俸錢

呂

公著

臣竊以古之仕者七十而致仕雖有不得謝者然年至而去實禮  
之常制蓋當其壯也既竭勤盡瘁以任其事故及其老也則使之  
優逸以終其身此君上之至恩而臣下之極榮也然自本朝以  
來凡致仕者雖例改官資或惟恩子弟年及而願退者常以議者  
以疾癯老疾之人其精神筋力不足以任職則或至於蠹政而害



民故著令應年及而不退者自知川以下皆降為監當然此年以  
來致仕者亦不加多夫昔為守俸而今墜務維至愚之人豈不以  
為辱然所以被辱而不去者亦由朝廷立法有以致之何則古之  
為士者終身食其地今之致政者即日奪其廩古之仕者不出鄉  
里今則有奔走南北之勞古之仕者常處其職今則有罷官待次  
之費故自非貪吏非素有經產則其祿已常苦不足一日歸老則  
妻子不免於凍餒是以維潔廉之士猶或隱忍而不能去議者不  
惟其本則曰此皆無耻之人宜思所以重辱之此朝廷之恩所以  
愈薄而臣下之節所以益壞也臣愚欲乞應文武官致仕非因過  
犯及因罷量者並依外任官例與給四分俸錢歲時州郡量致酒  
粟之問如此則自非無耻之甚者莫不敢抱恩德爭自引去矣朝  
廷優之如此而猶不能去則雖重辱之亦為甚過也或曰今國用  
施行

論臧否人物宜謹密

呂公著

臣聞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夫人  
主延見群臣與之講天下之事而論及人物之臧否此所宜謹密  
者也苟人主謹密有所不至則人臣悼後害之及念失身之戒而  
不敢盡其所言此易之所謂不密則失臣者也况人君用人既用  
其長固欲知其短知而暴之則莫肯盡其心力將同舟而濟共與

而馳苟不能使人人盡其心力則其勢未可知也惟陛下留意  
幸甚

請廣收人才

呂公著

臣伏觀近詔舉才行堪任升擢官切覲陛下自臨御以來虛心  
屈已以待天下之士士之起草茅小官而超至顯近者不可勝數  
然猶孜孜以求賢為急誠欲廣收人才無所遺棄臣伏思自昔有  
為之君不借賢於異代然唐虞之際亦稱才難則世固未嘗乏聖  
而人才亦不可多得今陛下降發中之詔非徒為虛文也中外  
所舉蓋百有餘人雖不能盡當誠參考名實而試用之宜有可以  
塞厚望應明指者臣又竊詳今日詔意正欲達所未達然數年以  
來天下之士陛下素知其能嘗試以事而中就閑外者尚多恐  
其間亦有才實忠厚欲為國家宣力者未必盡出於迂闊繆戾而

難用也漢武帝特公孫洪初舉于朝以不稱旨罷後再以賢良舉  
帝親擢為第一不數年間遂至宰相由是觀之人固未易知而士  
亦不可忽何則昔日所試或未能究其詳數年之間其才業亦容  
有進惟陛下更任之事以觀其能或子之對以考其言兼收博  
納使各得自盡則盛明之世無滯才之嘆不勝幸甚

論李定言程顥顧臨不當

呂公著

臣聞皇陶陳謨以知人為難孟子論道以知言為要所謂知人則  
哲能官人何憂乎驩懣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者知人也諛辭知  
其所蔽淫辭知其所誣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者知言也  
故曰帝王之德莫大乎知人而成敗之機在於察言是以堯舜在  
上明目達聰詢四岳以難壬人命納言以聖讒說使惡直醜正者  
不能亂天下之俗服說蒐憲者不能遷人主之意然後四門穆穆

而朝廷清明權歸於上而天下無事臣向蒙 陛下擢在樞府中  
謝日不敢縷陳細務輒論及判別忠邪之道嘗謂 陛下勵精為  
治十年不懈小大政事日欲增葺而朝廷之間邪說尚勝大抵小  
人之害君子必求要切之語以中之使之不能自解方朝廷脩改  
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 陛下聖度兼包豈嘗記錄而小  
人賊害指目未已苟昔有異同之論而今不為言者所容則必指  
以為沮壞法度之人不復可用非 陛下加意省察則端人良士  
類遭排格當時粗陳此語 陛下頗賜開納近日除顧臨開封府  
推官程顥判武學縉紳聞之皆以為顥昔任御史嘗有所言 陛  
下不以為過而稍用之知朝廷用人不終遺棄必料傳之四方士  
人無不欣仰然命下數日復因言者而罷去則知臣前所陳者其  
風猶未殄也臣實不佞嘗為一二識者私道 陛下聖德竊以為

陛下春秋鼎盛履崇高之位操殺生之柄而記人之功忘人之過  
極天地山海之量此群下所以愛戴而人人願立於朝也小大之  
臣雖姦回頗僻如鄧綰者猶降責不踰年遽復侍從授以方面則  
是盛明之世本無棄絕之人邪正賢不肖亦未易以一言而定也  
臣愚以謂今日公卿士夫嘗於朝廷法令有所可否然其愛君許  
國之心愈久而益明者甚衆其唱和雷同承迎附會而姦言汗行  
卒為 陛下所照者蓋亦不少然則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  
也况如顥者 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講學論議  
久益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不體  
使得復見用於聖世其奮身報國未必在時輩之後兼所除武學  
差遣亦未為仕官之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為不可者直欲深梗  
正路廣沮善人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臣區區所慮者讒說

殄行之徒日以熾盛則守正向公之士愈難自立其於聖政不為  
無損臣受恩與常人不同苟有所當言者不敢顧避緘默以負  
陛下優遇唯 陛下幸察

大宋文鑑卷第五十一

大宋文鑑卷第五十二

奏疏

進十事

論韓維不當責降

請議恕私罪

論勅不由銀臺司

請不沈於諸家為賴王擇妃

論初御殿三事

請舉遺逸

請置經略副使判官參謀

論章惇

論黃河

呂公著

呂公著

韓維

韓維

韓維

韓維

鄭獬

呂大防

范純仁

范純仁

請寬祭確貶責

請放呂大防等逐便

進十事

范純仁

范純仁

呂公著

臣近准詔書令臣發來赴闕已於本月二十日朝見訖竊聞近日臣察未有上殿班次臣雖忝先朝執政之臣亦未獲一親法座少奉德音然自忖累世蒙被厚恩倦倦報國之誠不能自已輒具奏封陳其一二冒瀆聖聰臣無任惶懼之至臣伏覩 皇帝陛下紹履尊極方逾數月臨朝穆稜有君人之度 太皇太后陛下勤勞庶政保佑聖躬德澤流行已及天下臣遠從外服召至左右竊思人君即位之初宜講求脩德為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後日就月將學以緝熙于光明新而又新以至於大治是用罄竭愚誠考論聖道槩舉十事仰贊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脩身四曰講學

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皆隨事解釋粗成條貫不為繁辭以便觀覽伏望 陛下留神幸察知言有可採即乞置之御座朝夕顧省庶於盛德少助萬一謹列如右

畏天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之若脩己以德待人以誠謙遜靜慈慈孝忠厚則天必降福享國永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則或遲或速殃咎必至自古禹湯文武以畏天而興桀紂幽厲以慢神而亡如影隨形罔有差忒然自兩漢以來言天道者多為曲說以附會世事間有天地變異日月災眚時君方恐懼脩省欲側身脩道而左右之臣乃據

經傳或指外事為致災之由或陳虛文為消變之術使主意怠於  
應天此不忠之甚者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然則有  
天下者固當飭已正事不敢騷豫使一言一行皆合天心然後社  
稷民人可得而保也天人之際焉可忽哉

### 愛民

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人君既即尊位則為民之父母萬方百  
姓皆為已子父固不可以不愛子君固不可以不愛民若布德於  
恩從民所欲則民必欣戴欣戴不已天降之福若取民之財不憂  
其困用民之力不恤其勞好戰不休煩刑以逞則民必怨叛怨叛  
不已則國從而危故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然自古人君臨朝聽  
政皆以赤子為憂一旦用兵則不復以生靈為念此蓋獻策之臣  
設姦言以導上意以開邊拓境為大功以暫勞永逸為至計此世

主所以其心而不悟也夫用兵不息少壯從軍旅老弱疲轉餉伏  
尸流血而勝負得失猶未可知也民勞則中國先敝夫何足以為  
功兵興則朝廷多事亦不得而安逸也故凡獻用兵之策者欲生  
事以希寵敗公而營私耳豈國家之利哉

### 脩身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欲家齊國治而天下  
化莫若脩身脩身之道以正心誠意為本真心正則小大臣庶有  
敢不正其意誠則天地神明皆可感動不誠則民不信不正則令  
不行况人君一言一動史臣必書若身有失德不唯民受其害載  
之史策將為萬代譏笑或當夙興夜寐以自修為念以義制事以  
禮制心雖小善不可不行雖小惡不可不去然人君進德脩業實  
繫乎左右前後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

言也習與不正人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 講學

王者繼祖宗之業君意此之上禮樂征代之所自出四方萬里之所視效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讒邪不能惑德足以服天下之心則政令無不行自非隆儒親學何以臻茲然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夫分文析字考治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祿利取科級耳非人主之所當學也人主之所當學者觀古聖人之所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自就月將德及天下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故傳說之告高宗者脩德立事而已至漢之是錯以為人主不可不學術數錯之意欲人主用機權巧譎以參制

群下而景帝用之數年之間漢羅七國之禍而錯受東市之誅蓋其所主者不出於誠信而已由是觀之擇術不可審也

### 任賢

昔成王初蒞政召康公作卷阿之詩以戒之言求賢用吉士蓋為治之要在乎任賢使能者不必賢故可使賢者必有德故可尊小賢可任以長民大賢可與之謀國若夫言必顧國家之利而行足以服衆人之心夷險一節而終始可任者非大賢則不能也人君雖有好賢之心而賢猶或難進者蓋君子志在於道小人志在於利志在於道則不為苟合志在於利則求為苟得忠言正論多拂於上意而佞辭邪說專媚於君心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易入不可不察也自古雖無道之君莫不欲治而惡亂然而治君少而亂國多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書曰有言逆

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人主誠存此心以  
下之情則賢不肖可得而知矣

納諫

昔書稱成湯之德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湯聖君也不曰無過而  
曰改過者言能捨已而從諫則不害其為聖也及紂為天子強足  
以拒諫智足以飾非紂非無才智也然身滅國亡而天下之惡皆  
歸之者言復諫自用則才智適足為害也前代帝王無不以納諫  
而興拒諫而亡者在史冊一一可考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責則  
驕心易生富則侈心易動一日萬幾則不能無失固當開道而求  
諫和顏色而受之其言可用則用其言而顯其身言不可用則怒  
其罪以來諫者夫忠直好諫之臣初若逆耳可惡然其意在於愛  
君而憂國諂佞阿諛之士始若順意可喜然其情在於媚上而傲

寵人君誠能察此則事無過舉身享美名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  
諫則聖

薄歛

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人君恭儉  
節用取於民有制則民力寬裕衣食滋殖自然樂輸租賦以給公  
上若暴征峻歛侵奪民利物力已殫而驅以刑辟勢必流轉溝壑  
散為盜賊為人上者將何利於此故善言治道者尤惡聚歛之臣  
曰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忠臣前代帝王或耽於聲色盤於遊畷  
或好治宮室或快心攻戰於是小人乘間而肆其邪謀為之歛財  
以任其橫費世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  
納忠於君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以身當怨而不知其怨歸於  
上也音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周武散之以得民



由是觀之人主所當務者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 省刑

夫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百王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法三章以順民心遂定王業孝文循之以清淨而幾至刑措然則為治之要果在於省刑而不在於煩刑也况人主之刑獄其勢不能親臨則必委之於堅下故峻推鞠則權在於獄吏廣偵伺則權在於小人肆刑戮則權在於疆臣通請謁則權在於近習自古姦臣將欲誅鋤善人自專威柄必數起大獄以搖人心何則獄行之間其情難知斷鍊周至一繫於獄吏及夫奏成獄具則雖有冤抑人主亦何從而察之哉然則欲姦雜不得肆其威善良有以安其性英若省刑而已自三代以還有天下者數十姓惟 宋受命逮今一百二十有六年中原無事不見兵革稽其德政所以特異前

世者直以誅戮之刑內不施於骨肉外不及於士大夫至於下民之罪一決於廷尉之平而上自天子下至于有司不復措意輕重於其間故能以好生之德感召和氣而致無窮之福 祖宗所以消惡運遏亂原者嗚呼遠哉雖甚盛德無以加矣

### 去奢

昔夏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而為三王祖漢文帝即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而天下斷獄四百幾至刑措然則節儉者固帝王之高致也况以天下之尊富有天下凡有四方百物所以奉養於上者蓋亦備矣然而饗國之日遠久耳目之所御者習以為常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則不期於侈而侈心自生佞諛之臣又從而導之於是窮奢極侈無不為已是以先王制法作奇伎淫巧以蕩上心者殺無赦夫竭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養之具

以供人主無窮之欲致人主於喪德損壽之地而以邀已一時之榮雖誅戮而不赦固未足以當其罪也昔紂為象箸而箕子諫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為過侈也然箕子以為象箸者不已必金為之金又不已必玉為之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而杜漸也至漢公孫洪相武帝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當是時帝方外伐四夷內治宮室為千門萬戶由是天下戶口咸半盜賊鋒起而洪猶病其不廣大何其不忠之甚哉故人主誠能不以箕子之言為太過而察見公孫洪之大佞則夏禹漢文之德不難及已

無逸

昔周公作無逸之篇以戒成王其略曰昔商王中宗治民祗懼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寧享國五十有九年厥後立王生則逸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克壽或十年

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嗚呼非愛君憂國之深其言何以至此又曰繼自今嗣王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于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小人怨汝罰汝則皇自欽德亂罰無非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蓋人君初務縱逸小人必怨而大臣必諫至乎淫刑亂罰以杜言者之口然後流連忘反不聞其過而終至於滅亡故曰無逸之書後王之元龜也唐皇初即位宋明璟為相手寫無逸圖設于帝座明皇勤於政事遂致開元之治而後宋璟死所賦圖亦弊而徹去明皇遂怠於政親見人寶之亂由是觀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君誠能慎終如始不敢逸豫則德有堯舜之名體有喬松之壽豈不美哉

右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今朝廷始初清明臣雖術學淺陋惟是前代聖帝明王所以致治之迹可以為法

與夫暴君暗主所以召亂之道可以為戒者乃敢告于左右古人有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夙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惟陛下加意無忽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論韓維不當責降

呂公著

臣伏思陛下自臨政以來慈仁寬大判別忠邪於輔弼之臣最加優禮故得上下安樂人情悅服今來韓維必是進封之間語言華謬上觸龍鱗然維昨與范百祿爭論刑名等事若以為性疆好勝則有之亦未見姦邪事迹若以奏劾臣寮當有章疏則自來大臣造膝密論亦未嘗瀆有章疏比來批語所罪恐未足以宣示四方兼維素有人望久以直言廢棄陛下始初清明方蒙收用忽然峻責罪狀未明慮必有讎嫌之人飛語中傷以惑聖聽况五六年來執政大臣不曾有此降黜恐中外聞之無不驚駭自此人

情不敢自安臣又竊思皇帝陛下春秋方富正賴太皇太后陛下訓以仁厚以道調平之怒以復仁祖之政若大臣倉卒被罪則小臣何以自保臣受陛下恩與常人不同意欲致君於堯舜措國於不傾以報陛下故今來雖當雷霆之怒不敢變身以陷陛下於有過之地伏望少回聖慮其批降指揮見只在臣處收掌聽候 聖旨

請議恕私罪

韓維

臣數見良吏善人以小過留滯而背公便已之徒不廢遷擢竊尋其端蓋朝廷之制私罪雖得輕法常為仕進之累公坐雖大一時被責則即非進矣伏以國家賦祿命官本為治人而無狀之吏廢職以遂苟且之意壞法以行姑息之政計其用意豈復在公夫緣私致罪惡或止身廢職壞法其害及國二者相校孰為輕重伏望

聖慈特詔有司議私罪之可恕者稍蠲留礙以通滯材公坐有害者重加困抑以儆慢吏

論勅不由銀臺司

韓維

臣近以黜呂誨等勅不可門下封駁司嘗面具論奏及兩上章乞正官法並未蒙聖慈施行臣伏以紀綱法度聖王所以維御邦國使不危而安者也其所措意皆關諸盛衰固不為一日設也譬之猶舟之有維揖馬之有銜轡今有人于此將假二物以出萬里之塗而自毀其維揖絕其銜轡則人人知其有奔價沈溺之憂矣臣近對崇政殿亦嘗以此理上陳陛下初不省察又以失職求賜罷黜而聖慈再三勅諭不令投進文字臣匭僂而退猶望陛下寤前之失特詔有司脩明舊法而防將來之患而章上輒不出使臣不得少申職業坐守空名以蒙貪祿曠官之謗進退實亦難處

伏望 聖慈以臣狀并前兩奏降付中書門下商量施行臣不敢枉道以阿人主之意愛身以懷祖宗之法惟 陛下裁處

請不沈於諸家為穎王擇妃

韓維

臣累日以來傳聞禁中汎至諸臣之家為穎王擇妃審如此者臣竊以為非便臣聞夫婦者居室之大倫將以正家則承宗事以繼萬世之嗣故禮之用惟婚姻為兢兢者慎之至也坊記曰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此言諸侯不得自於其國網取容色若捕魚然所以推遠女德為民之紀法也伏以皇子賴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其繫尤重臣愚以為宜歷選勳望之家慎擇淑哲之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之不宜苟取華已而已近世簡棄禮教不以為務婚娶之法自朝廷以及民庶蕩然無制故風俗流靡化禮者殺賢士大夫未

嘗不發憤嘆息切幸國家有以振之今陛下始初清明為元子  
求婦而事出苟簡始非所以橋世厲俗反之雅正且無以示類主  
使之室家之道在德而不在色也傳稱尤物足以移人詩詠淑女  
幾以配上此誠智士仁人見微知終遠覽禍福之原為後世戒也  
陛下不可不加聖意焉臣獲侍宸陛且官王府苟益萬一不敢不  
言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之至

論初御殿三事

韓維

臣竊聞陛下以來日御便坐聽政臣愚慮所及輒有三事以事  
惟始正本之助幸陛下省察一者陛下新罹大憂方當以思  
親懽慕為意從權聽政蓋是不得已者為大事急務特賜裁決其  
餘且可闊略故事始見群臣及降坐入宮皆舉音號勵此高宗亮  
陰不言之意也二者執政皆兩朝顧命大臣入君所當與圖天下

之務者也陛下即位之初尤宜推誠加禮每事咨訪以盡其心  
其至于博謀群臣究極理道雖是美德止可密裨聖慮及至決義  
論發號令必須經由二府施行乃合政體周公戒伯禽曰不使大  
臣怨乎不以蓋謂此也三者百執事各有職分惟當責任使人盡  
其能若王者代有司行事最為失體孔子曰先有司是也三體既  
正矣若夫恭己倡率隨事裁處則一繫聖斷也天下大事不可猝  
為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陛下加意慎重以副四海觀望臣不  
勝苦切涕泗之至取進止

請舉遺逸

鄭獬

臣伏見自者嘗詔諸郡敦遣遺逸之士致之闕下者蓋二十餘人  
覆試秘閣皆命以官於時綬有謬舉者士論譁沸於是不復再舉  
今間年取進士擢第者二百人其所失者為不少矣而士大夫不

以為怪一為數遣而疵謗百出蓋進士習熟之久而數遣起於一日此論者未足以為輕重而亦有媚疾者間之也臣欲乞復置此科而稍為增填蓋孔子為政必先正名漢之聘士不應召者則令數遣就道豈有朝入科場暮為數遣者哉宜正其名謂之舉遺逸間歲隨科場發解後有不豫薦者開封國學及諸路舉一人又至禮部奏名後有不豫薦者許主文共舉五人並至御試時試策三兩道中第者別為一榜命宮入仕即與正進士同如以為歲增中第者差多即却乞於進士數內減不合格者二十人以均之庶幾郡縣豪俊不至遺於草萊矣

請置經略副使判官參謀

呂 大防

臣竊觀自古設官之意必先置貳立副不以名位為限者所以紓艱危而適順用聚聰明而濟不及也摠兵命將尤重其選以漢唐

事言之大將軍有長史司馬從事節度使有副使判官參謀其自小官而登寄任立功効者不可勝數本朝 祖宗以來實用此法故名臣不絕而夷狄畏服竊見今緣邊經略使獨任一人而無僚佐謀議之助雖有副摠管鈐轄之屬皆奉節制備行陣非有折衝決勝之略預於其闕朝廷每除一帥幸而得能者則一路兵民實受其賜不幸而得不才者與焉則是以三軍之衆一聽庸人之所為豈不可懼哉其散蓋由朝廷不素養其材而取人之路又常太狹方今戎人旅拒邊患漸生若不早為準備閱試其能誠慮臨事用不暇精選因而敗事所繫不細以臣愚見經略使各置副使或判官一人朝廷選差素有才略職司以上人充參謀一人委經略使奏辟知邊事有謀略知縣以上充如此則可用之士不以位下而見遺中材之帥又以人謀而獲濟兼得以博觀以試之效兼備

緩急之用講緝邊要莫先於此

論章傳

范 絕仁

臣近見執政議論以章傳父將九十因明堂恩霈之後欲請除一鄉郡使使其親臣但見其可裨仁化不慮其他遂共以為當然繼而聞三省奏下 陛下即賜俞允臣以 陛下天地之仁念其垂年之親不錄往咎臣實喜不自勝遂於簾前仰贊聖德以謂自古臣子無如今日遭逢繼聞諫官有言 陛下遂寢前命亦是聖心從諫之美前日更蒙宣諭此事三省有失思慮戒其今後不得如此臣愚恐有言者以謂朝廷所怒之人不當遽有開陳又謂執政都徇人情必有主張之者致煩 陛下戒勅宣諭丁寧微臣固佩服聖訓然有未盡之懇亦當竭蹶敷陳方 陛下急於求治之時是臣子知無不為之際豈宜顧慮刑迹畜縮周防兼今所用大臣

多是老於患難 陛下獎之使進尚恐心志不銳思慮太周若更

戒使遠嫌則恐顧避保身自防不暇在 陛下愛惜諸臣則為恩

德之厚若使輔弼聖政却慮事無所裨蓋人臣以匪躬自信為難

依阿固寵為易若今容其所易沮其所難則其間希意顧望之人

翻為得計甚非朝廷之福臣昔見 仁宗皇帝推委執政一無所

疑凡所差除多便從允而使臺諫察其不當隨事論奏小則施行

改王大則罷免隨之使君臣之恩意長存朝廷之紀綱自正是以

四十餘年不勞而治况 陛下方稽 仁皇之治聖度如天從諫

不倦任賢不疑錄人之功忘人之過皆是自古人君所難若更垂

拱責成逸於委任臺諫糾其誤謬侍從罄其論思群臣一德一心

陛下無為無事自然不須防慮百職具脩坐致太平垂休萬世天

下幸甚

宋文鑑卷五十一 卷五十一 頁

論黃河

范純仁

臣昨日伏觀內降指揮黃河未復故道終為黃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議已嘗與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功料向去決要回復故道者臣聞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言此三道人君當保而特之不失者也又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蓋天不言而四時成所以堯舜垂衣裳拱手而天下大治者由此道也且君心欲如盤水常使平正而無所趨向則免偏側傾覆之患蓋天下大勢惟人君所向群下競趨如山之摧小失其道則非一言之力可却故居上者不可不直也臣令竊詳所降指揮謂決要回復故道以聖意已有所向而為天下先矣臣聞先朝因入建議以謂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為北慮所報偶先帝不出建議者之名但以御批令邊臣相度而希旨生事之徒以為萬全必勝尅日可得遂興靈武之

師後貽永樂之患致先帝獨當其憂群臣無一人受其責者至今疲耗未復此陛下所親見不可不為深鑑也臣乞面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卿等已是一面商議却使進入若別有所見亦須各自開陳如此則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上誤朝廷所有黃河利害乞付之群臣有司子細商議以求必當如此則聖心不勞而堯舜之治可致矣

請寬蔡確貶責

范純仁

臣伏見蔡確之罪天地不容而陛下不速嚴誅許其開折復令執政徐議其罪足見聖人存心正合周書無逸皇自敬德不復含怒之意但陛下特以杜糺為念故發於唇斷行之不疑臣之愚心雖知蔡確死有餘罪復憂聖政或有所虧蓋陛下臨御以來政化清明如青天白日無輕氣薄翳道德純備如精金美玉無纖



瑕小疵今以一姦臣之故煩朝廷行稀闊之刑天下久安人所罕見必生疑懼復恐賂之將來垂之史策薄有擬議則於聖德聖功深為可惜在臣負恩竊位罪不容誅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醫藥見神所不能貸至若父母親置於必死之地則却恐傷恩臣之區區責在於此 陛下保完社稷之心天地神明之所照鑿而微臣愛惜 陛下聖政之心亦應 陛下可察不避一身之萬死而聚補報之愚忠惟願睿慈曲加詳憲所有再行重責伏乞付與帥臣已下商量所貴責歸臣佐不累聖明無任愛君激切之至

請放呂大防等逐便

范純仁

臣遭逢雖久報答無聞衰病寢加叨逾為懼前年陛辭之日親承德音許其凡有奏陳但入文字臣感壹受命緘默至今曾微片言上裨聖化愚衷惓惓終覩一伸竊見呂大防等竄謫江湖已更年

祀未蒙恩肯久困拘囚其人等或年齒衰殘或素縈疾病不諧水土氣血向衰骨肉分離舉目無告將恐殞死朝露客死異鄉不惟上軫聖懷亦恐有傷和氣仰惟 陛下聖心仁厚天縱慈明法大舜之用中建皇極而在宥每煩赦令不聞罪辜至於斬絞重囚髡黥徒隸咸蒙原宥亦許放移豈有股肱近臣簪履舊物肯忘軫惻常俾流離但慮一二執政之臣責其往事殃之太甚以謂今日之愆皆其自取啓迪之際不為詳陳殊不思呂大防等得罪之由只因特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己之人為怨讎以疑似之言為謗訕違老氏好還之誠忽孟軻反爾之言誤國害公覆車可鑑豈可尚遵前轍靡恤劫尤在漢有黨錮之寃在唐有牛李之禍後皆淪胥善類貽患朝廷數十年間未能消弭比來若非宸衷獨斷聖慮詳思灼見本根絕其萌蘗盡屏猜嫌之迹特垂曠蕩之恩因大禮赦

文放令逐便使得自親改過免為羈旅之災竟籠鳥鼎魚咸獲相  
忘於至道神功聖德萬世歌謠臣無任屢懇激切之至取  
進止

大宋文鑑卷第五十二

